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4 •

前 言

這裏的五篇小說，都寫的是我的家鄉——北運河平原上的故事。我出生在這個平原上緊緊靠着河邊的一個小村莊裏。運河的河水和平原的土地，哺育我，長成爲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十八歲的青年。我和我的家鄉，有着一縷深深的、就像是「母子連心」那樣的情感。

黨給予我的培養教育，使我從一個蒙昧的孩子，逐漸成爲一個具有革命思想的人；使我的眼睛亮起來能看到萌芽的新事物，看到更美麗更幸福的將來。

我，一個直接由黨栽培起來的青年，即使有星星點點的成績，也都是滲透着黨的心血的；因此我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。我要遵循着毛主席的文藝方針，長期地投身到火熱的鬥爭生活中去，在堅苦的鬥爭生活中錘鍊自己，也要努力學習政治理論和文

藝作品求得把寫作水平提高一步。

這五篇小說，我是希望反映我們祖國的幸福生活，可愛的人物和模範的故事，但是由於我水平的關係，是寫得非常不夠的。希望讀者同志們多多給我提意見，使我在寫作上能獲得幫助。

劉紹棠

目次

前記

紅花.....一

修水庫.....一八

青枝綠葉.....三七

擺渡口.....三二

大青驛子.....五

紅花

一

運河大平原上，遍地種的是棉花。油綠油綠的棉葉下面，藏着一顆顆碩大的棉桃，圓溜溜的招人愛。

傍晚，互助組一齊收了工。井蘭子領導着的婦女生產隊，像一羣喜鵲，噹噹喳喳地，順着棉田裏的蚯蚓小道兒往回走，穿過一塊狹長的棒子地，便到了村頭。村頭有一排高大的白楊樹，迎風發響，到了樹底下，涼爽得就像扇子搧着一樣。

「就在這兒吧！」井蘭子指着白楊樹下，「咱們開個小會。」

大家散着坐下，誰也不說話。井蘭子首先發言：

「昨天全體村幹部會上，分配給咱們一個任務……」井蘭子頓了頓，瞧了瞧大家

臉上的神色。

「快說吧！別那麼吐不出來嚥不下去的，多困難的任務，能吓倒咱們！」有個女孩子催着說。

「任務倒是不難，就怕思想上搞不通。」井蘭子穩重地說。

「怎會搞不通？咱們這羣裏，誰也不是落後腦袋。」

「好！我就說。」井蘭子開了口，「眼下活兒少了，政府要把子母河水庫擴大，咱村年青力壯的人，要去四十多個。這一來，保苗護堤的任務，就得咱們來擔當。」

「這沒甚麼難處，全體參加。」大家都鬆了口氣，覺着這還值得搞通思想。

井蘭子聽完，却搖着頭，說：

「問題不那麼容易。等連着下兩場大雨，河裏平了槽，咱們就都得到堤上來睡。」

「那怕甚麼！又都不是膽小鬼。」

「再仔細想想，有沒有別的枝節。」井蘭子勸大家多動動腦筋。

沉默了一會兒，一個叫二翠的姑娘說了話：「我有問題。」

井蘭子心裏猜了個八九成，便催促她：「說吧，讓大家幫你解決解決。」

「我是怕有人在背後瞎造謠。」二翠挺不自然地說。

「還沒說完哪！」井蘭子笑嘻嘻地，一雙長睫毛眼睛，淘氣地睨了睨。

「真完了。」二翠紅了臉，靦腆地說。

「我給你說完下半截兒吧！」井蘭子笑着說，「你呀！是怕你的對象，聽了別人胡說八道，跟你鬧氣兒，是不是？」

「……」二翠臉像紅布似的，低下頭，咬着嘴唇，不言語。

「吱聲呀！我說的對不對？」井蘭子誠心逗她。

要是往常，大家早笑得前仰後合。可是，今天大家心裏都或多或少地有這塊病，所以，不但沒有人樂，反倒有人給二翠打抱不平：

「蘭子！你甯拿別人開心，你的心病更大。」

「這又不是甚麼丟人的事，」井蘭子說，「我才不憂慮哪！」

「你那個戚梁，在七十里以外的水庫工作，別人要是添枝兒帶葉一造謠，他要不

生氣才怪。」

「他，」井蘭子臉微微發紅地說，「他不那麼封建。男人護堤在外面睡，女人從來沒猜疑過，回來還得問冷問熱，加倍地侍候。爲甚麼女人就不許這樣呢？還不是封建思想在腦袋裏瞎搗鬼。」

「那……他要不願意？」二翠問。

「跟他解釋呀！」井蘭子說，「年紀青青，誰還那麼榆木疙瘩呀！讓人家指鼻子劃臉地喊小頑固兒。可就怕自己先打退堂鼓，就沒法解決了。」

大家都不言語，低着頭想，想來想去，檢查出自己思想裏，還有着封建渣兒。

「對！咱們就接下這個任務。」大家又快活起來。

「誰的對象要是不同意，咱倆大家去給他刨封建老根兒。」井蘭子逗笑地說。
像雀兒似的，她們蹦蹦跳着，跑回家去。

井蘭子的對象叫臧梁，原來是村裏的團支部書記。子母河水庫缺少幹部，在麥收以後，臧梁才被調到水庫去當見習測量員。臧梁曾經勸井蘭子參加民兵隊，井蘭子怕她爹吵鬧，沒有肯。井蘭子的心病，不是臧梁，倒是她爹。可是她自己是青年團員，處處要帶頭，心裏有準主意，這個小難題兒，不愁沒法解決。

井蘭子爹井奎老頭，是個外場人，好講面子。家裏家外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屋裏沒甚麼擺設，但却打掃得亮堂堂的。衣服哪怕滿身補綻，也要平平整整，俐俐落落。餵着一頭小毛驢兒，脊背就跟抹了油一樣，那輛鐵輪兒車，因為使用得精心，走起路來『嗒嗒』響的非常清脆。

井蘭子跟臧梁自由戀愛，老頭心裏頭誇獎閨女的眼力。瞧着臧梁，講工作、論人品，都趁老頭的心，覺着年青人自己去找對象，比爹媽大包大攬強上百倍。只是井蘭子好玩好唱，跟年青小伙子們也打鬧，井奎老頭總怕臧梁不願意，就常常規勸井蘭子：『別那麼傻鬧！姑娘跟小伙子，總得莊重一點兒。』

井蘭子是個快性人兒，從來沒把她爹的話攔在心裏。照樣是又唱又鬧。

飯桌子上，井蘭子給她爹盛了碗稀飯，回過頭問她娘：

「娘！我那雙膠鞋，您給放在哪兒啦？」

「還是那個老地方，箱子架底下。」她娘說。

「大熱的天挺燒腳，穿上膠鞋更難受，你找它有甚麼用？」井奎老頭問。

井蘭子說：「眼下半年青小伙子都去挖水庫，黑夜保苗護堤，由我們擔當。半夜裏

露水那麼多，不穿膠鞋怎麼辦。」

娘也不表示反對，只是笑着說：

「你們這羣野閨女，越來越瘋。黑更半夜，又得讓你爹給開門。」

「用不着。」井蘭子笑着把筷子亂搖晃，「我們集體在堤上睡。」

「甚麼？那可不成，姑娘家，在野地裏露宿，還成甚麼話。」井奎老頭話很柔和，

內中的意思却很硬。

「就您個別，」井蘭子調皮地，用手指着她爹的腦門兒，「這有甚麼關係，又不是

沒伴兒。」

『反正我不能讓你去。』井奎老頭固執地說。

『人家別人家裏都不阻攔，偏您擋我，不怕人家笑話您！』

『你不比人家。』井奎老頭說。

『我跟人家有甚麼不一樣？』井蘭子倔強地說，『年歲身量兒，不是一點兒沒差別？』

『別的姑娘，對象都在左近各村，不會有甚麼猜疑。可是臧梁却在七十里以外，他要聽了些風言風語的，會不會誤會你。』井奎老頭，一連氣把心裏話全說了出來。

『我當着有甚麼大不了的事。』井蘭子等她爹說完，嘆息笑了出來，不在意地說，『臧梁從前還叫我參加民兵隊，這時候保苗護堤，他更沒意見。』

『那時候臧梁還在呀！』井奎老頭說，『眼下臧梁要是在，我也不阻攔你。』

『臧梁不是那種封建的人，想把婦女鎖在家裏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。』

『人嘴兩層皮，那些壞小子們，不定編出甚麼瞎話，臧梁難免聽進一兩句。』

『人正不怕影兒斜。』井蘭子大聲說，『您就甬操這份閒心，新世道的事情，就不

能按照舊禮法兒。』

井蘭子娘一旁勸住說：

『蘭子爹！臧梁那麼大心胸，不會小肚雞腸的。』又掉過頭對蘭子說，『三句半話就紅臉，這是氣你爹，要是別人，人家永遠不搭理你。』

『就是呀！』井蘭子也笑了，『我還摸不透他的思想脾氣兒。』

井奎老頭琢磨不過來這個新道理，只是慢慢地喝稀飯。這時，梢門外有人小聲叫：『蘭子！出來。』原來那羣姑娘聽見這裏爭吵，都跑來聽。

井蘭子走了出去，那羣姑娘們問：

『究竟在不在堤上睡？』

『爲甚麼不在堤上睡呢？』井蘭子兩眼掃了一下大家。

『真要有人給咱們胡說八道，怎麼好？』

『只要咱們光明正大，行的端走的正，看誰敢胡造謠言。』井蘭子堅決地說。

『甚麼時候開始？』

『今天晚上編組，明天就站崗。』

第二天夜晚，人們都正在場裏乘涼。四十多個婦女，揹着槍，在村東口大空場集合。

『立正！』井蘭子清脆的聲音，衝破了夜晚的寂靜，『報數！』

『一二三四……』

『一組巡邏，二組在堤上放流動哨，別的六組睡覺，等候接班！』井蘭子分配完，隊伍便動起來。

一道流星，從天空中劃過，五六個婦女鑽進漫長的莊稼地裏。叫得正歡的螞蟥兒，頓時嚇得停止了聲音。其他的人，輕輕地邁着步子，向前面的河堤走去。

三

接連下了三天雨，才晴了天，運河的水面，仍然很平靜。但是，經驗告訴人們，山水快要下來了。

半夜。月色非常朦朧，圓圓的月亮上，抹了一層淡淡的白雲。運河裏，籠罩着迷濛的水氣。井蘭子揹着一枝三八槍，在河堤上踟躕。從上游，傳來一陣陣牛吼似的聲音。井蘭子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『山水下來了！』

河堤上，散佈着十來個窩棚。窩棚裏，婦女隊員們睡得很熟。井蘭子暫時還不想叫醒她們，她的眼睛，沿着曲曲折折的河堤往北看，北面是一片模糊，牛吼似的聲音越發近了。

月色轉得更加暗淡。混濁的浪花，前後排擠，水面離河堤近了，把兩岸拍打得『拍拍』山響。

『醒醒！』井蘭子把大家喊了起來，『山水下來啦。』

全體隊員都從窩棚裏出來，揉了揉眼睛，便聽着井蘭子吩咐工作：

『大家在河堤上，拉成一個三里地的長線兒，出了事情，趕緊聯絡搶救。』

由於有了水庫，三天的時間，運河又平靜下來，只是水流急些。可是婦女隊員們，

三宵沒睡好覺，一個個眼圈黑紫，顯着非常渴睡。

井蘭子本來也難以支持，但是別的隊員都想睡，她便和另幾個團員，在這三里長的一段河堤上，放着流動哨。

她的腦子暈暈的，眼皮發澀，走起路來有些晃。她真想躺在溼漉漉的堤上，香香甜甜地睡個覺，可是她知道特務最好在這時候偷空子。於是她把手巾浸溼，圍在頭上，解開領扣，讓夜裏的小涼風吹進脖子裏。

突然，有個光亮一閃，沉了會兒，『撲通！』一聲，土塊落進了水裏。井蘭子找好了掩蔽，拉上栓，頂上子彈，喊：

『不許動！』

一個黑影，『噹噹』滾下了河堤，井蘭子一扳機『拍！』子彈打了出去，那邊『唉喲』一聲。

窩棚裏的隊員，提着槍跑出來，跟着井蘭子追特務。跑不多遠，井蘭子滑倒了，原來堤當間被挖了個窟窿，往外流水，眼看就要流到棉花地邊。

「春燕！把人拉成口袋，趕緊追。二翠！回村報信，堵窟窿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不要管我，快！」

河裏的急流，擰成漩渦。井蘭子緊了緊衣服，便浸到水裏，脚下找着淺底，身子靠住那窟窿。一股急流，撞着她的胸口，頂得出來氣。水涼得透骨，可是她心裏却像火一樣發燒。

又一股急流沖來，她喝了一口水。三天沒合眼，身子本來就乏，她已經支持不住。可是，一個偉大的信念，映進她的腦子裏：

「我是青年團員，我要堅持！」

身上頓時產生了一股熱力，死死地靠住那個窟窿。

一股急流，又一股急流……她喝了十來口水。這時她聽見堤下人們的說話聲，剛想拔出身子，却覺得輕輕一飄，隨着急流，向下去了。

人們到了堤上，趕忙填窟窿。春燕她們也把特務抓了回來。忽然，一個姑娘問：

「井蘭子哪兒去了？」

「我見她跳到水裏，堵住了窟窿。……」

「唉呀！一定是被水冲走啦！」

「趕緊救吧！」

十幾個會水的老頭，跳了下去。姑娘們在堤上跑着喊：

「井蘭子！井蘭子……」

井蘭子生長在運河岸上，會浮水。她鎮靜地順着水流，往對岸游。身上已經沒有力量，生命就要危險，但她還擔心着：「窟窿大了，堤下千頃的棉花，就要淹沒……」於是加了一把勁，想靠住岸。

一個浪頭，將她打沉，她用力露出頭，腳似乎挨住地，鼓起勁來一游，身子擱淺在淺水灘上。跟着，她昏了過去。

人們在對岸跑了十幾里路，也沒有找到，姑娘們在堤上喊啞了嗓子，也沒有得到回聲。